

## 以德报怨 善待婆婆

【明慧网】我今年七十七岁，修炼法轮大法已经二十八年了。下面是我在修炼过程中一段故事。

### 我与婆婆的怨由来已久

我家在农村，我到了婚嫁年龄，经人介绍第一次相亲时，我和婆婆彼此间莫名其妙的心里别扭。我成家后先与婆婆在一起生活。这个家很特别，婆婆一手遮天说了算，还蛮不讲理；家里人分成几个等级，好几种伙食，有吃大灶的，有吃小灶的。我是农村来的，自然就排在最低层，受到种种歧视。

于是，我成了这个家里的受气包和出气筒。婆婆想方设法找出种种理由羞辱我、欺负我、虐待我，花样翻新。回首那一件件令人委屈心酸的往事，我气愤的眼泪止不住地流淌。想到婆婆对其她四个儿媳象老鼠见了猫，又一副嘴脸时，我怨恨、妒嫉得不行，几乎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几度险些爆发发泄。

我们搬出去后，丈夫调到外地驻勤，我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既要上班还要照顾孩子，维持艰难的生活。婆婆却不肯帮助我，还从中使坏。我父亲可怜我，来帮我照顾孩子。婆婆知道了找机会与她儿子见面挑唆，她儿子回家就与我父亲找茬打仗，把我父亲硬性撵走。

当时我气得七窍生烟，我对婆婆的怨恨更深了，偶尔走路见面都不说话。由于我怨气太重，积恨成疾，病魔缠身。一九九二年冬天，我还险些死在手术台上。

### 得大法获新生

一九九六年冬天，我有幸修炼法轮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修炼后没几天，几十年折磨我的多种疾病不翼而飞，我走路一身轻，感觉到无比幸福与愉悦。丈夫也走入了大法修炼，家庭战火停息

了，孩子们有了欢乐声。

### 以德报怨善待婆婆结善果

正当我和家人沉浸在修炼大法带来的无比幸福与美好时，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邪党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我也遭到了中共的非法抓捕、抄家、审讯、关押等迫害。

婆婆因为中共邪党的谎言宣传中毒太深，失去理智，每天打电话没完没了地找我，先劝阻，接着就是斥责，再接着就是谩骂。一天我给婆婆开门，她进屋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接着喊：“儿子，准备个棒子，她再往外跑，把她的腿打断！”见她儿子没吭声，又喊：“怎么，舍不得下手啊？我告诉老三老四来打！”

我冷静下来，今生我遭受的一切苦难，就是还业债，我有什么委屈的呢？这时，我的脑中清晰地出现了这样几个词语：以德报怨，善待婆婆，修出慈悲。我明白了，这是师父的对弟子的启悟，师父是要我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用善念对待婆婆，用爱的行为感化婆婆，用爱的语言溶化婆婆，就能清除她脑子里邪党灌输的一切谎言毒素，使她得救，这就是我应该做到的以德报怨。

那天婆婆真的就在我家住下不走了，继续唆使她儿子骂我，我一点也不动心了，也不觉得委屈，似乎不曾发生过令人无比气恼的事情，乐呵呵地该说话说话，该关心关心，问寒问暖，照顾婆婆周到细致。我每天跑腿上市场，给婆婆买她爱吃的鸡肉。婆婆没想到我这样善待她，先是受宠若惊，后来由尴尬的表情到满脸阳光灿烂，笑不拢嘴。她的情绪好起来，乐意听我讲真相了。我以自身实例，讲了很多



真修者身心受益的故事，她都听进去了。婆婆更喜欢我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她说越念越舒服。

婆婆一直独居。有一次她打电话来说她脚崴了，行动不便，在地上爬。我想把婆婆接来，丈夫就是不同意接。我犟不过他，就去照料婆婆。照料没几天，婆婆不停地念九字真言，她没上医院，也没用药、吃药，很快就好了。婆婆体会到了大法的神奇，更相信大法了。

她跟我说了心里话，说她愧对我，以前一直看不上我，宠爱那几个党员儿媳，白搭啊！她有难时，还是得靠炼法轮功的儿媳行孝借力。大法师父真好，把我儿媳调教得这么好！

有段时间婆婆还主动替我保管大法书等，她得到了福报，一些小病无大碍，寿命一直在延长。婆婆在九十三岁临终前，患了一种很痛苦的病，每时每刻都在痛苦中呻吟。婆婆临终前住院正是夏天，她全身燥热，痛苦难耐，再加上病痛的折磨，看样子每分每秒都难熬。我把师父的讲法录音给婆婆听。我打来一盆温热水，给她擦洗全身，汗臭味没了，婆婆不再呻吟，一直安静地听法，脸上很安详，不再有异常痛苦的表情。

丈夫对我竖起大拇指，说：“我妈这辈子太亏待你了，你还对她这样好，你真修出善来了。”我说：“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感谢大法的威力。”◇

文 / 吉林大法弟子 吉安

# 武汉法轮功学员钱有云遭中共迫害自述

【明慧网】我叫钱有云，是一个花甲之年的老年妇女，武汉市江夏区人。一九九五年，我出了一场车祸，在医院昏迷几天……我真的是求生无门，求死无路。绝望之时，邻居向我推荐了法轮功，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通过半年炼功，我身体发生巨变，整个人脱胎换骨，所有疾病不翼而飞，尤其是支气管哮喘，再也没有发作，彻底根除了。

## 坚持信仰 屡遭迫害

古人云，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炼法轮功，没花一分钱所有的疾病都好了，这是救命之恩。做人要讲良心。我讲法轮功真相天经地义，却遭到迫害。一九九九年至今，我被非法判刑、劳教共计十年半，多次被绑架到洗脑班、看守所。二零零零年我被非法判刑三年；二零零四年一月中旬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中旬我被绑架，后被非法判刑四年；二零一九年四月我再次被绑架，又被非法判刑两年。我于二零二一年四月才结束冤狱回家。

对我非法判刑的理由是刑法300条。该条法律有三款，要点就是“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但没有任何一个法官、检察官能够从法律上说明，为什么要引用打击邪教的刑法来针对按照真、善、忍做人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是如何利用哪个组织的，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说明，到底是哪一条国家法律、哪一项行政法规的实施被我破坏了；更没有人能够指证，我散发真相材料是如何破坏法律、法规实施的。

江泽民对大法弟子实施肉体消灭政策，我因此受到各种酷刑：罚站、吊刑、冻刑。吊刑：就是用铐子把我双手铐起来，脚勉强落地，我被吊铐多次，最长一次时间达一个月；最惨的是，寒冬腊月零下十

几度，我被吊铐在窗户钢筋上，七天六夜，不能吃喝，不让大小便，整个过程痛苦异常，双手成银灰色，多次昏死过去，看到我不行了，怕我死了，才下铐。冻刑：就是用空调冷冻我。深秋季节，我被暴打后拖到地下室，用四个空调同时开放冷气，把我双手双脚铐在椅子上，时间长达一下午加一晚上，寒风直透骨髓，全身发抖。还有关禁闭：就是把我关在两平米密闭小黑房，双手反铐，任蚊子叮咬，时间长达一个月，人几乎都被逼疯了。还有罚站：我曾经被罚站近半年，全身肿得象水桶，裤子、鞋子都穿不上，期间还被灌不明药物，狱警指示犯人对我不群殴，抓住我的头发往地板、墙上猛撞，用大水杯敲打遍我身上的骨头。犯人整个人踩在我脖子上，抽打脸部时，另一犯人叫嚣到：别打脸，要打内伤。打到他们筋疲力尽才罢手。暴打后，造成我严重子宫脱落，而狱警指使犯人用更残酷的手段折磨我，说是给我子宫复位，将我两腿倒立在墙上，身子躺在冰冷的地板砖上，两个犯人足足三百多斤，两人同时用双手按住我的腿和肩头，双膝跪在我的两边肋骨上，我撕心裂肺痛不欲生的喊叫，她们用臭袜子堵上我的嘴，我度秒如年，直到几乎窒息她们才罢手。

我经历了种种酷刑能活下来是个奇迹。我亲身经历的这些，就是中共宣传的所谓对法轮功学员的“春风化雨”。那血淋淋的一桩桩，那恐怖的一幕幕，我不忍再回忆下去，就像揭开那永远不能愈合的伤疤。她们所干的一切就是一个目地，逼我“转化”放弃信仰。我修炼真、善、忍做好人有什么错？往哪转化？难道要我转化成假恶斗吗？真是邪恶至极！

## 九死一生回到家 养老金被停发

我被迫害得九死一生，结束冤

狱回到家，得知我的养老金被停发，而且还株连我的女儿、甚至没过门的女婿，使他们失去了工作。现在一家人生活无着落。丈夫是重病人，曾两次心脏手术，全身伤痛缠身。

而江夏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服务中心停发我的养老金的依据却是地方文件：《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信息核查工作的通知》（鄂人社函〔2018〕667号），该文件为“规范性文件”，属于下位法，不属于“法律”、“法规”。根据《立法法2015》第八十条规定，在没有国务院或全国人大依法授权的情况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及经办部门的所谓法律依据与上位法的规定相抵触，按照基本的法律常识，与宪法及法律抵触或冲突的下位法律文件无效。

从行政法律体系的规定看，江夏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服务中心不予发放我的养老金，属于依职权实施的行政行为，归类为拒绝履行行政给付义务，该拒绝履职的行政行为应当有事实基础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

我依法办理退休证取得退休资格，该退休资格未经法律程序撤销之前，任何部门无权染指我的养老金财产权。

再说，对服刑公民财产权的剥夺，实质是在行使刑罚功能，应当由刑事法律以“刑罚设定”的方式规定，并且应当经由法院生效的刑事裁判文书确定、并有权机关执行。

又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看，江夏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服务中心剥夺我的养老金，均属师出无名、于法无据。

《国家赔偿法》列举的冤狱赔偿范围，不含养老金损失，就此也可以看出剥夺服刑人员养老金的非法性。◇